蒙古马精神

□陈慧明

也许一朵花直到枯萎,才算开过
也许一条河干到龟裂,才算流过
也许一座山沉到海底,才算历史
也许一个人迈进古稀,才算活过

我从海滨城市来到了内蒙古河套平原
当时还是十二岁的豆蔻童年
那是坐着三套马车落脚到乡野村庄
所以,我的第一段真实印象
就是马鬃马尾和甩在空中的马鞭
还有大水漫灌后,白毛风起的盐土碱滩

古道西风瘦马,是出现在语文课本上的形象
更多的铁骑,奔腾在守疆安民的征战中间
而后有一群引领时代的蒙古马
再而后、蒙古马精神
一个呼应时代的号角咴咴吹响
就像在十万里浩荡长空
甩出了一声振聋发聩的马鞭

精神,什么是精神
刹那间想起我们的河套平原
河套平原的半个世纪以前
有一种精神、就发生在那个冬天

没有任何减轻苦力的机械
只有十五万劳动人民的脊梁和双肩
他们的血肉筋骨无所不能承受
撬棍、铁楔、钢钎
锹头、柳筐、扁担
担冻坷垃背冻块、啃冻馒头喝冻水
不说日夜,不说艰难
不问回报多少,不问哪天干完

世界上有没有一种非物质的汗水
世界上有没有一种不发声的呐喊?
河套人民为了改造土地盐碱化
为了子孙后代的生存繁衍
他们把自己当成了燃不尽的蜡烛
他们把自己当成了砍不断的旗竿
有多少人拼死、有多少人伤残
是他们的生命穿透了黑夜白昼
是他们的灵魂逼退了西风凛冽、大雪飞天!

我断言:
他们的血管里一定有一片大海
他们的骨胳里一定有一座高山!

这就是精神
精神是无形的看见
这就是蒙古马精神
蒙古马精神是忠诚到毫无保留的奉献

所以我要说
五十年前的巴彦淖尔
河套人民就已经体现了蒙古马精神
1975年那三个月的严寒冬季
他们一线贯穿了两个十年
全线贯通了一千里的水路云天!

有人类的生死才有历史
有历史的生死才有今天
我们翻开汤汤五千年的笔墨史记
他们的衣襟只在拐角处轻轻一闪
但是在八百里河套平原的上空
他们却留下了一片永远、永远的深蓝!

普世价值的建树总会留下普世价值的种子
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
蒙古马精神驰骋在我们的内蒙古高原
统领着我们巴彦淖尔的草原戈壁、绿野平川
新时代引领新征程、新思想开创新纪元。

我们相信
一百七十万巴彦淖尔人民,
永世不忘苦战在大渠里的那些前辈
我们承接血汗衣钵
我们不负前辈心愿,
我们听到,我们看到
滔滔黄河正在为那十五万无私的钢铁灵魂
树碑,立传!

所以我们不能后退
所以我们只能向前!

马与人类的故事

梭梭女人

□刘惠春

一

乌兰布和,蒙古语"红色的公牛"。

女人站在乌兰布和的沙窝子里,看着眼前一波一波望不到边的黄色沙浪,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蹲下去,像是一个斗牛士,正在寻找最佳方位,与凶恶的"红色公牛"顽强对峙。

乌兰布和沙漠一万多平方公里,一场沙暴过来,就足以将沙漠里的所有生灵淹没。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女人的手里,只有一车从民勤买回来的梭梭苗子,那是她唯一的武器,也是她全部的家当。

女人知道,她不仅仅是在和一头难以驯服的公牛对峙,她也是在和所有反对的声音对峙。

打女人决定进沙漠那天起,她就成了全村人的话题。在这个沙漠边缘的村子里,许多年来,都是沙进人退,还从来没有人向沙子发起挑战。所有的人都嘲笑她疯了,拿钱往沙子里扬。丈夫负气带着儿子去城里打工。

女人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任凭沙子淹没自己的耕地自己的房屋,总要做一些什么,养育的地方如金子,这是自己的家啊。她吃力地站在大风中,脸被沙粒打得生疼,沙土塞满她的鼻孔,她的喉咙,那一刻,她觉得自己突然变得孤零零的,像被放逐在沙漠里。

当天空变暗,最后的一点晚霞迅速变成了紫黑色,乌兰布和沙漠缩成一个小小的核。夜晚来了,远处起了一阵风,像是什么动物在嘶吼,嚎叫。沙子用力击打着单薄的工棚板房,桌子上的蜡烛变得歪歪斜斜地,向着一个方向倾倒,随时会被吹灭。女人不敢睡去,躲在窗户后边,四周无边的黑暗,硕大的荒凉,沉沉地向她挤压、包围过来。

这是女人在乌兰布和的第一个夜。

风终于停了,世界安静了下来,女人推开门,大颗大颗的星星,布满天空。

二

满车的梭梭苗,被草草地扔在沙漠边,车扬长而去。女人一捆一捆背着梭梭苗,往沙漠里走,鞋子里灌满了沙子,脚疼得走不动,只好脱掉鞋子,拎在手里面,踏着冰凉以及随之而来的滚烫,继续向前走。

所有的梭梭苗全部背进沙漠,两只脚血肉模糊。

这仅仅是开始。

女人不哭,在这样浩瀚的沙海里,眼泪是没有用的。所有的生命都不过是一粒沙子,所有的疼痛也都不过是一场风。

风如刀子,磨砺着沙漠里的生命。梭梭的种子是世界上生命最短的种子,它们像孤儿一样被抛弃在沙漠里,如果几个小时之内没有一滴水,就会死去,那些干瘪的种子在日头下,声嘶力竭,没有人能够听得到。活着,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挣扎。

女人知道,只有她坚持下来,梭梭才能生存下来,沙漠才会退让,而不是一再肆无忌惮地前进。

女人打了水井,沙漠像个只吞不吐的貔貅,那么多的水流进去,看不到一点动静。好在,稚嫩的梭梭对水的要求微薄到几乎没有,只要一点点水分,这一点点就足以让一株梭梭长成沙漠里最强大的植物。

梭梭苗都是些只有二十公分长的小苗子。女人一个人拉线,一个人挖栽植穴,一个人种进沙地里,一个人浇水。她把那些栽植穴挖得一样大小,一样深浅,像是在给梭梭们安一个家。每一株梭梭苗都栽得笔直,这些梭梭要长一辈子的,要让它们永远有一个挺立的姿势。

沙漠里的女人,迅速苍老。

三

肆虐了不知多少年的乌兰布和沙漠,怎么能够轻易让过一个单薄的女人?

如何的用心,依旧会有各种各样想象不到的困难。不懂得管护,打下的水井被沙子埋住了,看着一井的沙子,女人徒劳地向外挖,井就这样作废了。一场沙暴过后,快要扎根成活的梭梭却不翼而飞了,梭梭林已看不出原来的模样,大部分都被沙子淹埋,零乱的梭梭委屈地歪折在一边。女人翻过一座座沙丘,去找那些吹跑了的梭梭,她也知道,能找回来的太少,可是她还是会去找,那些梭梭是她丢失的孩子,她心里面疼。

从头再来,简单的词语背负着多么沉痛的过程。

女人从不说苦,阳光晒着她,大风吹着她,星星照着她,也许还有一只黑暗中的狼关注过她。一个女人,独自住在沙漠里,种着五百亩梭梭,一个苦字是说不清的。而且女人也不想提起那些事,能说出来的苦就不是苦了。

女人和梭梭相依为命。

女人相信,没有谁比她更理解一株梭梭了。

哪一个生命的初始不是痛苦、力量和抗争呢?活下来的梭梭拼命长根,地底下的根系庞大而深刻,向着四下扩张,那些根系能够达到地上植株的八九倍大。如果深埋的根被风刮了出来,就会看到,梭梭的根茎像密密的缆绳,像章鱼的爪,深深地嵌在地下,牢牢地抓着沙丘。这个时候的梭梭,已经什么都不怕了,无论零下四十度还是零上四十度,都无法再伤害得了它。

万物实在是没有一个容易的。

看着一点点长大的梭梭,女人就像看着自己,心里的孤单就少了一些。

女人相信梭梭不仅有生命,还有性格,它们了解一切,它们会在某种时刻跟人达成某种默契,能让人感知它们顽强存在的那些秘密。它们独立于人类苦楚和脆弱之外,但又能够予人以安慰,帮助人们重建信心。

女人为这些梭梭心疼。

女人不知道,她自己就是一株梭梭。

四

一个春天,又一个春天过去了。

乌兰布和沙漠有了绿色,那是时间的颜色。

有小虫子来和女人做伴了,有鸟的声音出现在空中了。半日花,沙冬青,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杂草,它们开着小小的花,在沙地上绽放。女人累了的时候,就趴下来看这些稀薄到几乎没有的花朵,这些贴附着沙漠肺腑的小小生命,温暖的生命,坚韧的生命,在蓝色的天空下绽放,有一种不为所动的力量。

有一次,一只黄羊立在沙漠的落日下,看着梭梭林中劳作的女人,那些金色的光,照在黄羊的身上,照在梭梭的身上,也照在女人的身上。黄羊的眼睛湿润润的,不惊不慌,女人慢慢坐下来,与一只消失多年又重新出现的黄羊对视,像是两个相通的灵魂,照耀着对方。

梭梭成活三年以后,就能够种苁蓉了。

苁蓉是一味珍贵的中药,寄生在梭梭的树根上,所有在沙漠里的投入都要靠苁蓉来换回。

那些胖娃娃一样白白嫩嫩的苁蓉啊,像是梭梭的爱情。它们不管不顾地吞噬着梭梭,吸取着梭梭的气息和水分,以此来充实自己,壮大自己。苁蓉越饱满,梭梭越虚脱,只剩下骨架。

苁蓉是贵重的,可是,在女人心中,她只钟爱着梭梭。是梭梭的滋养和守护,苁蓉才能够在干旱贫瘠中安心地开着白色的淡紫色的花。坚韧,顽强的梭梭,男人一样的梭梭。她甚至傻傻地想那是出去又回来的男人。

梭梭把生看得如此重要,对生付出了这样巨大的努力,以至于忍受了生带来的一切折磨,包括失去它隐秘的爱情。

女人一直记得那株野生梭梭。

那株梭梭高大俊美。尤其在冬天,大风不停呼啸,梭梭的根紧紧地聚拢着,白色的枝干直直地伸向蓝得无边的天空,像无数双高举的手,像不可逼视的王冠。

女人知道这株梭梭怀里藏着一棵大大的苁蓉,她帮梭梭守护着苁蓉。她会走很远的路给它浇水,然后坐在梭梭身边。夏天的沙漠十分安静,能闻到温暖的草木气息,遮挡炽热阳光的梭梭,像是女人的庇护所与避风港,她气定神闲地闭上眼睛,和梭梭一起守护着天空,流云,沙漠,荒寂而幸福。

女人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梭梭身边出现了一个深深的大洞,苁蓉被人挖走了。那个洞像一枚钉子,钉进梭梭的胸膛,也钉进女人的心里。

太阳朝地面跌落下去,落在梭梭后面,梭梭瞬间着了火一样,那些血一样的晚霞啊,流淌到梭梭身边,从背后拥抱着它,像是安慰,又像是祈祷。梭梭成了黑暗的一部分,隐没在它自己的身影里。

失去了苁蓉的梭梭,是不完整的,女人把苁蓉籽粒洒在梭梭空空的心里。但这株野生梭梭宁肯不完整,也不接受另外的种粒在它怀里生长。它蔑视那些人工梭梭,不停被播种,不停被收割,因为生命被过度吸取,所有的枝干叶片都垂头丧气地耷拉着。野生梭梭有着坚硬的骨头,它的爱情只给一株苁蓉,没有了就是没有了。

女人依旧常常会去看望这株梭梭,给它浇水,在它身边坐那么一会儿。那么大的风,那么多的沙子,都没能把它身体里的洞填平。那个洞,让梭梭长成了一个空洞的姿势,也许,它宁愿让那个洞空着,仿佛它还在继续爱下去。

五

乌兰布和沙漠活了过来,开始呼吸。

女人周边种梭梭的人多了起来,有本地的村民,也有外地人,甚至还有北京来的人挖了大大的人工湖,把黄河水引进来准备搞旅游开发。

人们不用再远走民勤买梭梭苗,女人高大的梭梭林里,育有成片的梭梭苗,还有完好的梭梭籽,苁蓉籽。女人出售种苗籽粒,也把种植经验一并传授给人们。女人希望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人们不用再走一回。

女人的苁蓉从网络上卖到了很远的地方,完整的,切片的,干的,湿的,还有制作苁蓉茶的公司也来和她接洽,合作各种苁蓉制品。

梭梭林逐渐地在扩大,一株一株,一行一行,一片一片……

清晨的人工湖上,飘着一层雾气,那些雾气给人幻想,忘了这是在乌兰布和沙漠。那些——水汽,往乌兰布和沙漠深处使劲地吹,沙漠犹犹豫豫地停了下来。雾气一团一团上升着,周围陷进一片朦胧之中。阳光,鸟鸣,湖面上成群的水鸟,河里的鱼,芦苇几天就长高了。

周末,总有城里人开车来玩沙子,打野兔,追沙鸡子,欢声笑语。这不再是一片没有人烟的沙漠,这里在慢慢重新变成家园。

女人站在梭梭林里,眺望着这一切,她走进沙漠的那天起,畅想的不就是这么一天么?

女人的梭梭林子里养了几头骆驼,工棚房子安装了太阳能,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附近认识的不认识的人总是会来女人的工棚房子里坐一坐,向她讨教一些种植梭梭的经验,还有记者来采访过她。每个人都不吝言词地夸赞她,十年如一日艰苦治沙,愚公移山的精神等等……

女人安静地微笑着,她不觉得自己有人们说得那么高大,这就是她的生活,她是这梭梭的一部分,也是沙漠的一部分,天空的一部分。所有的坚韧和顽强,都是生命的本能,不需要解读出某些意义,也不需要赋予多少形容词。就像沙漠里的草木,只想好好爱着,看顾着,守护着自己的家园,天道自然,生生不息。

这是女人和梭梭的世界,也是所有人的世界。

六

又一个春天到了。

距离女人第一次进到乌兰布和沙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女人永远记得那年春天,漫天肆虐的沙尘暴,女人像沙尘暴中的一粒沙子,坚决抗拒着所有的力量,用力落下去,落下去。

现在,整个乌兰布和还没有起沙。

女人接了一个电话,听着遥远的声音,一时间愣住了。

女人有些不能相信,丈夫和儿子再不是来了回,回了又去,这回要来沙漠与她会合了。她走出屋子,夜空洒满了星星,她看过那么多次乌兰布和沙漠夜晚的星星,没有哪一次的星光有今天晚上这么明亮,这么耀眼。有那么一瞬间,女人觉得天空变得透明了,那些星星像银河里的水,向着沙漠深处倾泻下去,倾泻下去。

女人觉得自己心里的那个大洞,被那些星星,那些银河里的水填满了。这么多年没有流过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

内蒙古赋

□石毅

神州绵邈,有奇域焉,塞北苍茫,有佳地焉,曰内蒙古也。浩浩乎雄风,巍巍乎北疆。北倚大漠之浩瀚,南挟长城之磅礴,东承兴安岭之巍峨,西接贺兰山之险峻。跨三北而邻八省,守京畿而扼边关。地大物博,山俊河清。歌舞之乡,天堂草原。

忆往昔,寰宇苍茫,洪荒之境也。沧海桑田,星移斗转。造化无意,盘古有情,凭虚一念,斯地遂成。斯地斯民,赤诚坦荡,粗犷豪放,言语淳朴,举止率性。游牧农耕,蒙情汉俗,同生共济,水乳交融。

天骄圣地,历史绵长。古迹横陈,文明灿烂。河套遗迹,开石器考古之先河;红山玉龙,启华夏文明之曙光;青山南麓肇兴大窑文化;达赉湖畔萦绕先民古风。胡服骑射,武灵创举;木兰从军,奇女建功;汉武雄风,开疆拓土;明妃出塞,止戈散马;文姬归汉,胡笳余响犹存;北魏开国,尽显英雄豪情;唐宗伟业,同胡汉之车书;太宗纛起,继天骄之伟业。

钟天地之灵秀,蕴山水之华英。承日月之精气,挟草原之雄姿。河流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北国风光,边疆胜地。景色如诗,四季非凡。

蒙元文化,独树一帜。民间艺术,底蕴深厚。乌力格尔,文艺瑰宝;蒙古刺绣,凝重质朴。鄂尔多斯婚礼,表真挚之情;鄂温克驯鹿,传和谐之声;达斡尔摇篮,工艺精湛;巴林皮影戏,生动传神;长调深沉古朴,舒缓悠扬;呼麦清丽澄澈,浑厚圆润。民族歌舞,名扬中外。誉满中华者,马头琴也;蜚声海外者,马文化也。

边疆故地,塞外热土。盟市旗县据北国,十二明珠耀神州。资源富集,宝藏遍地。名胜广布,交通纵横。民族聚居,和睦并处。群贤辈出,文明绽放。辞客骚人,华章誉满华夏;书胜画仙,墨宝尽展墨魂;歌星璀璨,秉龟年之古韵;舞伶婀娜,效公孙之遗风。

鹰击长空气冲霄汉,马骋四野旷古绝伦。方今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北疆和谐,万民欢腾。革故鼎新,高歌猛进。举国拍案,万世惊殊。

一往无前 赵云东 摄

风吹万物生

□王玉玲

那些乡村野外的植物,分明是大地派出去的密探,来探听地上的消息。它们来倾听大地上万物蓬勃,各种生命的窃窃私语,然后和乡村的万物融为一体。

像我们这种在乡村长大的孩子,都像野外长出来的草,能听懂节气的物语和天籁之音——

北方的春天虽来得晚些,但终究来了。春风像吹笛子的乡村艺人,几天之后,就把那些具有坚硬的皮,嶙峋样貌的怪柳,吹得枝条酥软,这时候乡间最原生态的乐器"诞生"了。返青的柳树上长出无数节"柳哨",我们每个小孩子手里都拿着一段柳枝,用手轻轻把它拧动,皮肉分离,把里面的柳条抽出来,剩下的圆筒就可以做柳哨了,吹出悦耳的音,拂去孩子心头的燥,悠长或短促的乐声,在村庄里此起彼伏的响起。这些柳哨和大地有了接头的暗语,大地不再寂寞,那些地底下的植物争先恐后地钻出来,制造一场神奇的生命之旅。

有时,村里的妈妈可能嫌孩子们不分黑白地吹柳哨,太吵闹了。会对孩子说:吹柳哨春天就会刮风的,风三,风三,一刮就三天。果然,风像黑魔师的咒语,说刮就刮起来。风把北沙坨子的白沙子,都刮到村子里。这时的风像"疯"了一样,呼啸着卷起前院的柴火和树林里的枯叶,也卷起水井边的铁水桶,可风是拎不动铁桶的,叮叮咚咚的刮着把它推到墙角。到了晚上它也不停歇,刮得木窗棂哗啦乱响。风声呜呜,好像一百个妖魔在风里叫嚣。到了白天,风停了,阳光和暖起来,北树林子里的枯叶都被吹跑了。

这场柳哨带来狂野的风,唤醒了大地上的万物,被柳哨唤醒的婆婆丁和青草的嫩叶都长出来了。野菊花,泡泡花,蒲公英花,车前子。只要长有一个肥厚的大叶子,就能开出一串简陋的花。那些花们并不艳丽,拙拙朴朴的,像一个天然去雕饰的村姑一般。它们靠着柳树南坡向阳的地方,开始了一次新的生命轮回。

因为村子紧靠西拉木伦河的缘故,西南甸子地势低洼,经常存着一些水,那些喜欢水的植物就蓬勃着长起来。高可过人的芦苇,菖蒲棒子;还有一种像针一样细细的叶子,长着一串黄米粒儿一样小花的香草,那种香是清清淡淡的,随着风若有若无的飘过来,极是惬人心意。我和小伙伴去捉绿得透明的小青蛙,在草叶子里它不动时,你是分辨出不出来哪个是草,哪个是青蛙了,一堆堆笔直的钻天柳在草棵子里长出来,繁茂的样子。

河边那些怪柳的枝条被阳光晒硬了,再也拧不出小柳哨了。极有韧性的柳枝向大地的方向低垂着,大地是博大和包容的,它要唤回那些长到空中的植物,回到它的怀抱里。那些一心向上的植物们无论长得多高,终是要回到大地中来。

到了秋天,把那些有韧性的柳枝割下来编柳条筐,村里很多巧手的男人会这项手艺。长形、圆形、花型的柳条筐并不是为了装饰,装菜籽、捡蘑菇、挖野菜、装咸菜疙瘩,经济实用,那一枝小柳条不再是孩子手中的玩物,它的适用者主义哲学在乡村得到很好的应用。

父亲是木匠,他对所做的器物上的技术有着严格的要求,他编的筐和花篓更要美观些。他编的花篓,柳条均匀,大小适中,去北边的黑树林里捡木柴,去额黑诺尔的草原捡牛粪,去东边的杨树林搂柴火,都能用得上,下雨天还能放到仓房里备柴禾。

几场风悠悠地吹,把柳条从青翠吹到坚硬,以至到冬天的枯黄,也把父亲从编柳条筐的壮汉子吹到老柳树下面的泥土里,生命就是这样的一场回归过程。

风一次次地吹。老柳树以及它身旁的野草,又是一次新的轮回,风吹,万物生……